

# 华人眼中的法国骚乱

## 暴乱的隐患一直存在(中)

(接上版) 6月29日下午, 钱宁宁所在的公司给所有员工发邮件, 称“骚乱和冲突”正在附近发生,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晚上九点, 钱宁宁推掉了同事的聚会邀约, 由于电车停运她步行回家。路上行人们都是匆匆赶路的样子, 不断有街坊提醒她“赶紧回家”。

“这个季节巴黎天黑得晚, 晚上九点还是白天的模样。我晚上十点到了家, 十点半天色才渐渐暗了下来。”回家的路上, 钱宁宁看到了三四辆被烧毁的车, 路上四处是被推倒或是被点燃的垃圾桶, “基本上所有的公交站台, 包括电车的站台玻璃都被打碎了。”

到了晚上, 钱宁宁感觉到事态明显升级了。街上传来越来越多的叫嚷声和烟花声。“我当时都不敢去阳台。楼底下不断有人放烟花, 有人在烧垃圾桶和汽车, 就在我家楼下。烟花直冲着我家阳台, 也把我吓了一跳, 紧接着有大批的警察赶过来。”

钱宁宁说, 放烟花的人群大部分是边走边跑, 手上拿着类似“冲天炮”的烟花棒。这群人身形看上

去普遍很年轻, 大部分都戴着黑色帽子, 脸部用黑色围脖遮挡着。而警察们一部分开着警车和装甲车, 一部分手里拿着电棒和盾牌。

空气中弥漫着硝石的气味, 还有物体烧焦的气味。钱宁宁记得, 6月29日晚上, 冲突相比前两天持续得要更久。“从晚上大概12点开始, 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 外面一直有比较大的动静, 各种砸东西和烟花的声音, 还有叫喊声。”

### 事态蔓延

生活在巴黎市中心的陈哲宇说, 相较于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巴黎市郊和其他城市打砸抢烧的混乱, 巴黎市中心的情况要轻微许多。陈哲宇记得, 6月30日一早, 自己下楼时看到了路旁有一辆被烧得只剩下框架的摩托车, “除此之外, 巴黎市中心挺正常的。风暴眼一直集中在事件发生的巴黎市郊周边。最紧张的那两天, 巴黎市中心也没有出现太混乱的情况, 交通也没怎么受到影响。”

但事态在巴黎市郊蔓延开来。据新华社报道, 法国总理府6月30日下午宣布,

政府决定取消全国所有大型活动, 以应对持续蔓延的骚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国家秩序。

自事态升级后, 刘诗怡连着四五天没有出门。每天十一点入夜后, 她在家中能听到街上传来越来越多的骚乱声, 有铁棍敲打电线杆或是敲击店铺铁门的声音。刘诗怡从住所阳台往下看, 时不时有穿着黑衣服的人, 十几个人, 聚成一团, 点燃烟花对着警车喷放, “他们也会把垃圾桶点燃, 放在十字路口, 把来往的车辆拦住。”

付强记得, 法国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的大规模骚乱开始于6月30日傍晚。在骚乱开始之前, 当地商铺老板们都收到了市政府打的“招呼”, 提醒大家提前关门。

据新华社报道, 根据法国内政部发布的数字, 6月30日晚至7月1日晨, 法国发生2500多起纵火事件, 1350辆车和234座建筑物被纵火, 79名警察在骚乱中受伤。

骚乱发生时, 付强担心自己的店铺被砸, 独自一人从住处走到了店铺附近查看

情况, “当时, 街头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聚集起来了”。付强说, 聚集的人群大多是年轻人, 样貌多在20岁以下。“我一走一边看街上的情况, 观察他们看我的眼神。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关注我, 眼睛都在看抢来的鞋, 拿着一两个鞋盒从我身边跑开了。”

付强说, 他看到聚集的人群在行动之前先放了鞭炮, 继而开始沿街砸碎店铺的玻璃。他在自家店铺的玻璃橱窗内部加装了木板, 因为是饭店, 没有值钱东西摆在外面, “运气好, 店铺没有被砸。”

### “大部分华人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从小生活在巴黎市郊的华人陈威一直关注着这次事件。这次的游行示威活动在陈威的记忆里是过去二十年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但在他看来, 游行示威在法国

时有发生, 他对此“不算太惊讶”。

身为居住在法国的中国移民, 陈威觉得对这次风波中提及最多的“法国移民冲突问题”感受并不强烈。陈威从小在巴黎市郊长大, 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所住的社区有许多“移民二代”“移民三代”, 但在日常生活中, 邻里之间不会强调彼此的移民身份, 也不会给某一户居民贴上移民的标签。

邻居中有许多是从北非地区和越南移民到法国的, 通过日常聊天和历史课, 陈威了解到大部分移民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殖民地避难的方式抵达法国。而作为同一栋楼的邻居, 陈威觉得, 大家会有一种联结感。“如果来了新的住户, 大家会主动交流, 甚至会送礼物, 欢迎新邻居入住。”

(转下版)

